

 北京电影学院“学院大讲堂”系列丛书



学院大讲堂

The Forum of B.F.A

第2辑

主编/张会军 孙欣 副主编/赵鹏道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电影学院“学院大讲台”系列丛书



学院大讲台

The Forum of B.F.A

第2辑

主编/张会军 孙欣 副主编/赵鹏道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院大讲堂. 第2辑 / 张会军, 孙欣主编.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106 - 03300 - 2

I. ①学… II. ①张…②孙… III. ①电影—文集
IV. ①J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1012 号

学院大讲堂 (第2辑)

张会军 孙欣 主编 赵鹏道 副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p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1.25 插页/2 字数/3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3300 - 2/J · 1244

定 价 56.00 元

序

其实,作为大学教育、教学的补充,请一些专家、学者到学院上课、讲学、座谈,在1978年的时代,就已经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种教学的传统。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夏衍、陈荒煤、伊文斯等一些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专家,就已经近距离地给我们上课和座谈,使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学生受益终身,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教师和学生“当面锣,对面鼓”的交流,极为生动和务实,成为了电影学院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一种非常活泼、有效的形式。

学校教育与管理,无非是课堂内和课堂外这样两种形式。课堂内的知识教学是有计划的、循序渐进的,而课堂外的知识教学是不断变化的、具有实践意义的。

学院就是这样来做的,学院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请各种各样的艺术家、电影人、专业人士到学院来进行学术和专业创作方面的讲课和讲座,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增加他们的修养。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惯性。由于我们在思想上的重视,由于我们在实施上的坚持,学术讲座和学术讲堂,在今天的北京电影学院已经成为了一道靓丽的学术风景线。在紧紧围绕电影艺术的创作、电影历史和理论研究、创作和史论课程的建设、电影学科本身的发展、教学和人才培养等具有针对性的方面,我们已经做得非常紧密和贴切,但是,在近五年的学院发展过程中,我们有了新的思路,更加关注电影以外的学术讲座和学术讲堂,我们的目标明确,其目的是使学生的思想和思路更加开阔,在知识的层面上,让学生求广、求多、求深、求精。

我们计划开始出版这套北京电影学院“学院大讲堂”系列丛书,是学院从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时就列入日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

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力图想把它做得更好。特别是请到了各个领域方面的专家、学者,请他们就他们所从事的艺术和工作对学生进行讲授。因为这些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学院研究生、本科生专业教学和素质教学的补充,是学院教学教材和学术专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计划已久的事情,我们形成一种形式和方法,使学院的学术活动可以记录下来,传承和传播下去。

北京电影学院是一所电影专业院校,我们始终思考我们如何在电影专业性方面发展,我们的办学思想和宗旨始终是清醒的,在办学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围绕电影的专业进行发展设计,所以,我们保持了学院的纯粹性、专业性和领先性,正所谓我们经常说的“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们今天不是经常在庆幸我们没有进行盲目扩大,而是庆幸我们自己的坚持。

围绕电影的主题,开展与之相关的学术讲座,这是我们教学中一直追求的东西。我们在决定开始组织这些学术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增加学生的“杂家”的知识,其思考定位也是想使学生的视野能够更开阔,兴趣更广泛,我们在邀请各种学者和专业人士的时候,也没有仅仅是确定在电影专业的领域,而是涉及各个方面,就是在艺术的范围和领域,帮助学生扩充知识、丰富储备。我仍然认为,成功的东西,专业的东西,仅仅是浮在上面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更大的东西还是在水的下面,在支撑着绚丽的冰山。个人的知识结构在形式上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基础的东西要求非常扎实和厚重,这样才能有一种非常坚实的支撑力量 and 作用。

因此,我们计划开始结集出版“学院大讲堂”这套书,还是希望在电影专业教学上能够产生许多教学和实践的意义。

第一,重视课堂和课堂以外的各种各样的学术和人文社会学科的讲座,以保证学生的素质积累和修养提高。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整个高等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我们过于关注课堂和书本的东西,对于应用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关注得不够和不多,通过学术讲堂的形式和文字整理的方法,要学生重视了个人专业素养和知识储备。

第二,帮助学生在听过这些专业人士的梳理以后,有一个面对文字的细细品味,在文字描述的内容上进行思想和意识的浸润,通过阅读,通过文字,再次对照专家的说法,反省和检查自己的创作思想和轨迹,从中总结出一些专业建议和经验。通过课堂的学习和课外的学习,自己去学习、去感悟,使自己的电影的创作更加丰满,更有可借鉴的东西。

第三,电影艺术是带有强烈技术基础的综合艺术,出版这些专家的讲座,是为了使我们可以其中参考更多的东西,也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通过学生的大量阅读,提高多方面的水平,使我们学习的各个专业和所讲授的内容结合起来,力图通过这样的方法帮助学生掌握一些社会知识、边缘知识、基础知识,最终达到学习目的。

第四,帮助学生在自己学习的各个阶段,从专家的专业指导和经验教训中找到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今天的社会,虽然是信息化的时代,但是,文字阅读率越来越低,而且更多的是通过网络获取,我们仍然认为文字在纸质上阅读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用文字的形式,记录和浓缩各个专业的知识,有着非常深厚的意义,希望可以与学生产生学术上的共鸣。

“学院大讲堂”的工作,一直是在研究生部的直接组织和实施下进行,有非常多的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给予支持,帮助联系更多的专家、学者。学院研究生会的同学也为各次学术活动的成功举办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从设计、制作和张贴海报、发布信息,到活动现场各项具体工作的落实,以及录音录像、整理文字、校对稿件,各个环节的工作都离不开研究生会同学的辛勤劳动。由于参与工作的研究生会成员来自于各个年级,有些已经毕业离校,有些仍在校学习,我们无法一一列出所有参与工作的同学,在此一并对他们的努力和付出表示感谢。同时,要感谢和致敬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孙欣教授和研究生部各位教师的辛勤工作和细心安排,感谢学院参与该项工作的教务处、影视实验中心的系主任、教授。特别要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编辑,她们的投入和细心调整,使这本书最后能够顺利进行和完成。

其实,作为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希望用我们的努力工作把我们的学院学术氛围建设好,我们现在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北京电影学院而更加努力。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张会军

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2009年10月10日

目 录

1 序

第一部分 电影创作理论与实践

- 3 认识当下中国电影的几个关键词 郑洞天
- 31 电影、电视剧的创作 谢飞
- 48 电影录音创作 陶经
- 81 走进音乐的世界 周海宏
- 99 中国电影的策划、制作与营销 刘晓霖
- 126 电影配音创作 王蕙君
- 143 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影视院校学生作品展启示

第二部分 电影及相关领域艺术与技术发展新动向

- 163 数字电影的技术与制作 黄耀祖
- 174 中国 DV 发展现状及管理对策研究 刘军
- 222 数字电影——一个英雄的旅程 珍·凯根

第三部分 国际电影动态

- 231 当代法国电影状况 刘捷
- 258 法西斯德之后——德国电影漫谈 杨慧
- 279 从第 77 届奥斯卡看美国近期电影的发展动向 张爱华
- 293 当代艺术教学的困惑 瓦格纳·曼夫雷特
- 308 年轻电影人亲历国际电影节
- 333 后 记



学院大讲堂
THE FORUM OF B.F.A

第一部分

电影创作理论与实践

认识当下中国电影的几个关键词

主讲人:郑洞天

张会军:同学们,下午好,今天我们“学院大讲堂”有幸请到学院的著名教授郑洞天来给我们做讲座《认识当下中国电影的几个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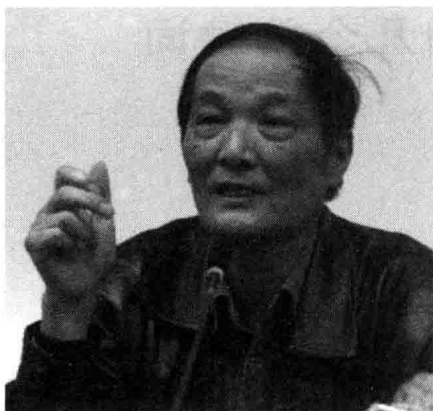
郑老师是咱们国家电影审片委员会的委员,每年要审查和观看很多影片,因此对国内和国际的电影现状非常了解。学院一直有请各界专家学者来放片子并进行学术讲座的传统,那么如何整合电影学院整体实力,然后有针对性地聘请一些专家学者来讲课,这是学院一直想做的一件事。

对于“学院大讲堂”大家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可以跟研究生会的干部、研究生部反映,或到网上提一些建议。

学院的基本思路有两个。一个是请国内的学术专家和学者就敏感话题或热点问题,以不定期的方式甚至可以是每周来给咱们学生和老师做报告。

另外一个思路,就是我和郑老师还有田壮壮教授等人,准备启动一个计划,就是请一些国内外非常有名的电影导演和演员到电影学院来放片子,讲他们的创作经历。我们现在列入计划范围的有阿巴斯、侯孝贤、阿瑟·米勒、小栗康平、成龙以及梁朝伟、张曼玉等。我们的这个活动分为四个内容。第一个是放他们的电影作品;第二个是增加学校老师、同学和他们之间的直接交流,创作方面、技术方面、教学方面;第三个是请他们给学生和老师做讲座;第四个是有针对性地请一些教师和研究生对他们进行采访,并整理成文字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请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知名创作者来学院进行学术活动的主要内容。

学校这个活动实际上是想在教学课程以外,在我们的每周电影放映以外,再给学生一个拓宽学术视野和学术领域的机会,我也欢迎各位老师和



同学在听完这些讲座以后,对这些讲座如何办提出宝贵意见。下面我们就请郑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郑洞天:非常荣幸来开这个头。最开始我们几位老师一起商量,认为在大学,除了课堂教学的一部分,让同学们老师们接触本行业本专业最新的动态,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看国际上所有专业最尖端的、产生最大效益的课题,基本上都来自大学。

除了课堂的规范教学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学校所提供的氛围,需要让学生老师接触最新的、最近的东西。这些方面我们过去也做过,但是具备规模、形成系列的还不是很多,所以从这学期开始,院领导准备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活动。我们会请国内外的一些专家,来讲我们认为最需要让同学们尽快知道的国内外电影的消息,也会请一些老师来讲他们在课堂以外专门研究的课题。比如有在国外待了很多年的老师,来介绍他所了解的那些国家的第一手的电影情况。

这个学期大致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世界电影的动态考察,就是21世纪以来,或者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电影发生的各种变化。我们现在有条件让大家看到最新的作品,了解到关于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它的来龙去脉、它的背景、它的创作经验以及它在理论上对电影发展的意义,这些东西可能需要有一些更翔实的背景资料。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电影技术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最近这几年来,电影技术的发展对艺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方面我们也有课题,但是明显是不够的。特别是有一些最新的消息、最新的技术成就,我们也会请专家来给大家做讲演,原则上是每一次我们讲两个小时,然后有40分钟左右的讨论,希望大家会觉得有意思,变成咱们学校的一个传统。这个活动已经开始运作了。刚才张院长说的大师讲座系列,包括国产新片导演带片子来和我们见面交流等,形成若干个系列,有些学院和系也在组织讲座,比如有的组织了文化方面的讲座,这使得学校几乎每个学期至少能有两三次课外的这种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是大学应有的一种氛围。这是我对“学院大讲堂”做的一个介绍,“学院大讲堂”是我们学院独有的一种说法,所以希望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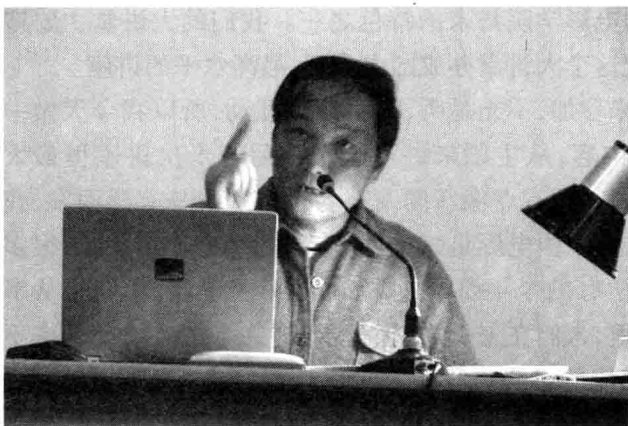
名字能够延续下去,成为电影学院将来的特色之一。我们的大讲堂主要涉及电影范围,我们力求把这个大讲堂办成国内最新、最高水平的讲座。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不光是听,要听和说互动,所以我今天做一个实验。我今天讲座的内容,从主题来讲可能是今后若干次讲座里最大的、不是非常专业的一次,甚至有点像新闻发布会。但是我是有感而发,我们将来拍的是中国电影,可中国电影是怎么回事,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很多人未必了解。我们的同学有的今年要毕业,有的明年要毕业,你们将从事的这个事业和这个行业里,人们在怎么想、怎么干,这些事情课堂上是讲不了的,或者说没有这种交流的机会。我相对来讲接触得多一些,我想告诉大家,今年(注:2004年)总局组织《电影促进法》的起草,我现在是起草小组的专家组织成员,那么我知道整个国家对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另外就是从业人员,他们中有很多是咱们学校的校友,我和他们接触得也比较多,我把他们所干的、所想的一些事也跟你们通报一下。有一些消息可能不是最新的,你们可能也都知道。

我把今天讲座的题目定为《认识当下中国电影的几个关键词》,这种说法现在很时髦,所以也就说两句。我今天会说四个关键词,是我认为要了解今天的中国电影必须知道的四个词,而且跟这些词有关的,一个是信息,一个是思考,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思考。我现在正式开始演讲。

先说一个开场白,或者说叫话题的由头。这个由头实际上是我多年在电影学院教学,还有和各种各样的对中国电影关心的人们、研究者、记者特别是媒体接触下来后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为什么对中国电影的议论总是那么不着边际,总是那么矛盾,总是缺乏对中国电影一些基本情况的了解?

我在湖南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媒学院做影视讲座,我说我今天给你们来一个“前新闻”发布会。什么叫“前新闻”?就是在你们自认为报道的是新闻之前,还有一些基本认识你们不知道。我当时就举谢飞老师的例子。谢飞老师经常参加电影人的聚会,他是我们学院最知名的导演。在我们庆祝他“非典”一周年时,来了个记者,说:“谢飞导演我特别崇拜你,好多年都仰慕你,有机会你能不能接受我的采访?”谢老师非常大度地说:“那可以啊,咱们说吧。”结果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拍过什么电影?”因为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景,我心里就有一种悲哀,我说:“你们还是记者?你们还在报道电影?”这就是我说的所谓“前新闻”,有些人在报道之前根本没有对这个专业的基本认识。



比这个再深一层的例子,我上个月参加广院的博士生考试,有一道笔试题,题目是我们列了三个导演,要求考生任选一个,从他的系列作品做他的导演分析,比较多的都选了其中的李少红,有一份答卷

我认为是非常标准化的,内容一上来就是“李少红的年龄,比张艺谋小,比王小帅大,因此她属于后第五代,因此她的电影既没有张艺谋、陈凯歌那样的强烈的造型追求,也没有第六代的那种个人意识”。我一看,就觉得这个人肯定在这个圈里已经混了一些年了,连这些他会不知道?对于这种思维方法我就非常痛苦,为什么一谈问题先要产生这么多的概念?这样再来分析李少红的几个片子,尤其分析到《恋爱中的宝贝》就无所适从了,你怎么让他去分别所谓经典五代和第六代?我们且不说李少红的年龄他是从哪儿知道的,他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做一个独立的学说和人格的研究者,对一个导演的作品进行自己的思考。李少红导演的造型风格,尽管没有《黄土地》那些影片那么强烈、那么扎眼,但是她后来拍电视剧以后,电视界谁的画面都比不过李少红,这个是公认的。那么这里头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的先生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她的摄影师,甚至做到联合导演,是北京电影学院历史上第一位硕士研究生。这件事你不知道吧?在座的知道吗?当然这个不需要考据。如果你对李少红的系列作品熟悉,你能看出她在造型上有非常强烈的追求,你就得探究其中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事实上李少红夫妇多次的访谈当中,有时候是两个人一起接受访谈,都会谈到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一种相互的导演和摄影师之间的关系,这样慢慢进入。那么你研究一个对象,学习一个东西,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我认为一个学电影的人,或者今天搞电影的人,你必须知道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变化的,不是只知道中国1905年有了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行,这个谁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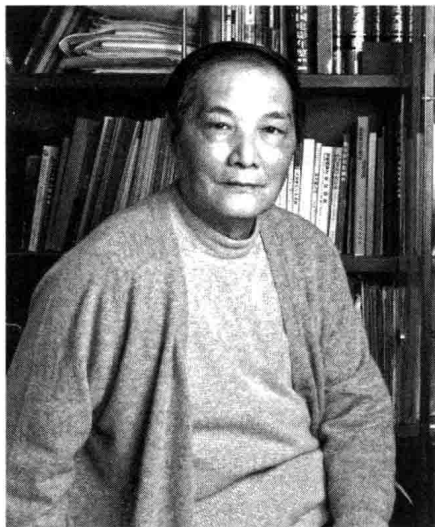
这两件事情就促使我跟大家交流,我认为如果你要去正确地或者说比

较入门地认识中国电影的现在,必须对下面几方面的情况有所了解。理解它的意义在哪儿?我最近也跟研究生说过这个事,我讲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爱森斯坦发明了蒙太奇学说,并且他想把这个学说推向极致,于是他想拍《资本论》,但最后他没有拍成。在过去讲电影的时候,老师都会说这证明了蒙太奇的局限。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探究?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期刊里,我没有见过任何人对这件事情本身做过考察。我也没有考察,但是我看了《俄罗斯方舟》这部电影以后,我就对爱森斯坦用蒙太奇拍不出《资本论》这件事情提出怀疑。这部电影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镜头拍下来,96分钟,一口气拍下来30多个场景,排练几个月,等等,这些事你们可能都比我熟。但这部电影是什么?在我看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它不是一个常规意义的故事片,它是一篇俄罗斯文化哲学史的论文,但是它是用影像的方式表达的,这个我是请教了真正研究过俄罗斯文化史的人。影片里面藏在摄影机背后的画外音就代表作者,他是个现代人,而那个宫廷里行走的一个学者或者什么人,他是出演的人,他们俩一直在讨论,每一个场景他们都讨论,讨论什么问题?俄罗斯的历史,所谓俄罗斯文化传统,究竟是来自西欧还是土生土长,而这是苏联甚至到现在俄罗斯文化及理论界都没有结论的一个争题。索科洛夫导演他最开始决定要拍一个镜头的电影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过拍成一篇哲学论文?也许他也想拍故事片,最后我查网,网上的介绍没有很详细地讲他的创作过程,我还没有找到这个资料,他可能原来想做一次尝试,就是有了DV了,我们能不能拍一个镜头的电影?但是当他开始拍或者开始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他发现他不能用常规的方式来讲故事,就是不能讲我们常规意义的情节故事。于是他就开始转向了,这部电影最后就变成这么一部普通观众接受相对困难的电影,如果你是急着找故事、找情节的人,你肯定很快就看不下去了,但是对真正觉得这个电影是可以从中间看各种各样东西的这些观众而言,他们就有可能非常感兴趣,最后找到了某种新的感觉,觉得这是用一个镜头拍成的一部论文。回过头来想爱森斯坦当年拍不成《资本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一直希望研究生这么来想问题,也可以想完以后证明,说郑老师今天那个假设是荒诞的、不成立的,但是你毕竟想过了,而且你会由此引发出非常多的思考,对电影的根本、最重要的那些实质性问题的认识。这是近期我想到的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我在班上曾经说过,我说谁想解释拉斯·冯·特里尔的

《狗镇》？拉斯·冯·特里尔是“Dogma95”的教父，十条戒律由教父自己先破坏，而且破坏得那么体无完肤，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它具体说明了特里尔这个人以及他所代表的这一代欧洲电影工作者的心路，在怎么想自己曾经立过的誓言。我刚才说了任何可能都有，也许有同学写篇论文证明，《狗镇》恰恰是十条戒律的真正的执行，而其他那些反而是假的，但是也许有人会反过来证明，就说特里尔先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狗镇》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有的人也许看过他的东西，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这样的事情。《狗镇》是作为近些年欧洲电影在美国引起最大争议的一部影片，争议的内容无非就是美国人认为这位导演一天美国都没来过，就这么批判美国，但是更有一批人站出来说，这可不是真正的美国，但它是艺术家的想象、艺术家的概括，对当代社会和人类良知的一种批判。那么美国这么多年来很少有一部欧洲影片是经过裁断后才决定在美国发行，这次完全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倾向，在美国的仲裁机构审查了几个月以后，最近才得以在美国上映。这部影片和我们很熟悉的 Dogma95 电影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人想过？你看每一部电影会不会产生这类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到了研究生层次学电影需要这样来学，虽然你的结论最后也许证明跟假设都不对，没有关系，因为你想过，你想的既不是书本上说的，也不是老师讲的。

其实我们现在看各种新老电影多了以后，会发现我们从小直到考电影学院，看的那些电影辞典、鉴赏辞典上关于很多电影的介绍和实际电影一比驴唇不对马嘴，有的连故事梗概都不对，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过



去的历届国外电影研究的那些先生，他们虽然下了很大的工夫，但是没有条件去看那些电影，那么他们就翻来翻去，从第二手的资料中去翻那些故事梗概，再加上文字的转换，经常是几种文字，最后转换为英文，然后翻译成中文以后，故事就走样了，之后再根据这样的故事去写自己的艺术分析。你就发现有好多这样的事，写出的文字和实际电影所讲述的内容完全不沾边。

最近李迅老师跟我讲，他们几位

懂俄文的老师重新去翻译爱森斯坦的论文,发现“杂耍蒙太奇”这个词是翻译错了。中国的电影学者们,包括学生们,从知道爱森斯坦,知道蒙太奇,就知道“杂耍蒙太奇”这个词,至今在我们的考试或在各种论文里仍然沿用这个,于是我们会按中国词“杂耍”去理解“杂耍蒙太奇”学说,但是“杂耍蒙太奇”这个词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者翻译的,俄文变英文,英文变日文,日文又译中文。而俄文原意,好像就是演出者蒙太奇,但这个词也很晦涩。中国到底应该用什么词来说,这个是有待于今后的学子们去做的事情。类似这种例子有很多,当你真正去做学问的时候,需要颠覆过去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的东西。

我今天用这样的例子来开头,因为我们最有资格也最有理由去研究中国电影的现状。当我们对自己身边的问题进行研究时,不应该再有这样的误差。那么现在误差的产生除了信息的问题、媒体提供的不真实的东西或者是他们根本就不懂以外,也有我们自己学习本身的思维方法的问题。我们其实还是太习惯于把现成的资讯直接拿来做我们的研究基础,做我们的学术开启的缘由。如果对什么问题都多问一个为什么,才会发现以往的疏漏,改进创新,从而建立一套自己的全新理论。在研究生这个阶段完全是以思考为主的。

下面我就开始讲这四个关键词。

第一个词叫“产业化”。这个提起来跟艺术没什么关系,但是生存是第一位的,所以我先从电影业的基本状况说起。产业化这个词好理解,但是在中国,电影业由主管部门正式提出产业化这个口号也就半年的时间。改革电影体系是从1993年开始,当时我是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我参加了中国这10年改革的全过程,发现实际上中国电影基本上没有改。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没有产业化这样一个口号,没讲明白我到底往哪儿改。那么现在终于是由主管部门提出来,而且在一些场合来阐释这个产业化,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我们平常对于主管部门的议论经常是停留在一般的了解和埋怨的基础上,比方说审查太严啊、某某电影官僚不懂电影啊、计划多于市场啊等等。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业内人士包括一些研究者没有提这个口号?其实是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学校的一些学生、老师是从1987年左右开始提“产业”这个词,没有说“产业化”,只是说电影是一门工业,必须用产业综合的考核框架来考察电影,这些问题,都间或在当时只是在一些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还不成系统。



那么电影产业是什么概念？我是比较不太会讲概念的人，我会讲故事，我讲一些很生动的故事来说明我的意思吧。首先讲一个 WTO 谈判的故事。总局前任刘建中局长，我们摄影系的校友，比我高一届，他作为国家代表参加 WTO 谈判。最后这次谈判，大概到了第五天的时候，谈判陷入僵局。刘建中局长当时把那个谈判的过程用一个多小时给我绘声绘色地形容了一遍。到第五天晚上，我们被告知，美国代表团买了明天的飞机票就要走了，不谈了，谈不下来。然后到了夜里大概 10 点钟左右，他们突然冲进来说：“明天坐 10 点钟的飞机，5 点钟能不能约见中国代表团，我们见面再聊一次？”这个时候就很奇怪，不知道会是什么意思。其实谈不下来就是因为双方都有一些让步的底线，过了这个底线就没什么可谈的。那么为什么要在上飞机之前还要谈一次？可能美国还有让步。这个时候中国代表团赶紧请示石广生，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他是谈判组组长，然后请示中南海，最终朱镕基总理连夜把几位最主要的谈判家请去，讨论卡在什么问题。原来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保险业，即金融保险业的开放；另一件事就是电影。刘局长说，当时的底线是 20 部，就是一年只要做 20 部外国影片，别的都好谈。朱镕基总理听说 20 部电影就能卡住中国进 WTO，觉得特奇怪，他决定保险业的事再谈，电影的事什么条件都答应。为什么美国人对电影看得那么重？因为对美国人来讲，电影作为一个产业在全年的对外贸易收益里排第二位，真是不可思议啊。美国这么大的经济底盘，其中电影的外经贸的总盘子大概是 500 亿美元左右，这几年排名前三位的一般就是电脑、飞机、电影，只是顺序稍稍有些变化。电影的开放标志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对美国来说，中国电影市场是所有的市场中最大的一块，最后一个象征性的口被打开，对这个支撑着美国外经贸事业第二位的一个产业，竟达到这种程度。后来的事就很简单了，5 点钟见面，中国让步一谈，美国人没话说，文本都准备好了，我们当时就签了字。之后每年递增引进的片量。我们现在看全球同步上映的那些大片的票房，占中国电影市场的 70% 左右。后来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说中国 10 万亿 GDP 中，电影业的整个流水大概是 30 亿人民币左右，收入是 8 亿人民币，是 10 万亿和 8 亿的关系。如果把这个比例放在美国，不要说产业，仅仅算是一个个体户而已。那么怎么构成电影产业这样一个盘子呢？最新的统计出自美国电影协会，就是北美戏院老板协会，以去年为例，去年还是个欠收年，美国国内票房 94.9 亿美元，海外票房 108.5 亿美元，全球影院总票房 203.4 亿美元，但是电影学院的人